

南方的堕落

孩子，快跑

我听见整个南方发出熟悉的喧哗紧紧地追着我
犹如一个冤屈的灵魂，紧紧追着我
向我倾诉它的眼泪和不幸

苏
童

舒家兄弟
南方的堕落
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南方的墮落

苏童 著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方的堕落 / 苏童著. —合肥: 黄山书社, 2009.11
ISBN 978-7-5461-0551-2

I. ①南… II. ①苏…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0751 号

南方的堕落

著 者	苏 童
插 画	刘春杰
策划编辑	段晓楣
责任编辑	余 玲 张月阳
封面设计	未 氓
版式设计	刘 俊
出 版	黄山书社
社 址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政编码	230071
发 行	北京时代联合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10
彩 插	16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黄山书社的一位年轻的编辑来信告诉我,出版社正在策划出版一套当代作家的选集,编辑宗旨是通过作品来反映当代作家的成长道路,如作家和故乡,作家和亲人,作家的童年经验、接受教育的方式等等。她说:“我们选择的这些作品中都有作家各自独特的成长经历和强烈的主观情感投射,由此读者可以看到这个作家是怎样成长的,或者说,他们是怎样一步步成为现在的样子的,即作家的精神源头。”我注意到信中用了“我们选择”这组词,猜想大约这些作品不光是作家自己选出来的,而是编辑与作家共同商量、一起挑选出来的,自然也有了编辑的主动与理解的投入。这样的通过出版社编辑主体参与策划的一套作家文丛,应该是独具一格的。

从编辑部给我提供的目录来看,大多数是当代最重要的一代作家的早期作品,反映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的信息。我是这代作家的同代人,他们所经历的一切

我都有过类似的感受。虽然我现在没有时间重温一遍这些作品，但看到这些熟悉的篇名，都会让我的思绪回到那个时代，——一个作家与时代的起落同命运的时代。我想提一下的是选入方方的作品集里的《祖父在父亲心中》，这篇小说是在一个沉闷的年头发表的，那个时候的文学创作处于相当疲软的时候，但是一股刚劲的清新的气息却在地下慢慢地流淌，我正是在那个时候先后读到了方方的这个中篇以及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张承志的《心灵史》，张炜的《九月寓言》，杨争光的《老旦是一棵树》，阎连科的《年月日》等等，慢慢的，文坛的风气出现了转机，萎靡的风气冲淡了，中国的作家终又找到了一个嘹亮的音符来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这些声音，与作家们在八十年代发出的稚嫩的声音不同，既继承和深化了八十年代人文精神的最好的部分；又体现出九十年代社会转型中的独立思考和我行我素的追求。1993年人文精神讨论兴起，人们主要是藉了媒体力量，对“两张”的走向民间的创作趋向有很多推崇，而对于当时文坛上最有风骨的一批知识分子写作，诸如方方、王安忆、杨争光、阎连科、刘震云等一批作家的作品，却远远重视不够。而这些作家又经过了近二十年的写作实践，各自形成了自己成熟独特的创作风格，而其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方方的厚重而开阔的知识分子的叙事特点却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成为当代文坛上的一个亮点。

再往上推,那就是八十年代的中后期。我看到了选入叶兆言选集中的《悬挂的绿苹果》,也让我想起很多往事。这篇小说发表之初,我为之写过评论,并且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引起过不错的反响。但当时关注的人似乎不多,叶兆言兄至今还把它列入选集,可见私心里还是喜欢的。这篇小说发表在探索风气弥漫文坛的八十年代中期,许多打着“先锋”、“探索”、“创新”的稀奇古怪的作品满天飞,而这篇作品却以日常生活为描写题材,以不动声色的笔法进行了人心深处的探索,表达了在社会舆论的认知定势与人性自由流向的对照下,人在选择生活道路时本能所起的作用,还涉及到非理性和神秘的领域。作家把这些现象看做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内容加以表现,解构了时代生活的本质论和因果论。这种叙事方式,为后来成为创作主流的新写实小说开启了先河,有着更长久的生命力。

总之,这一代作家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崛起于文坛,在艺术创新、形式探索、寻根以及先锋等一系列思潮的激励下,一步步走出了笼罩在中国文学创作领域长达几十年的政治阴影,靠着自己的人生体会和审美经验,凭借着文学表达的独特形式,慢慢地走向成熟,经过了三十年艰苦跋涉,终于形成了当代文学创作的一片绚烂风景。我在论文《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中描述过当代中年作家如何在文学领域独领风骚三十年的理由和原因,这真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的一道奇

观,如今,出版社愿意用这一套文丛来保留或者说体现,这三十年来文学道路和作家成长的痕迹,以示后人从中可以获得某些启迪。我以为是很有意义的创意。这是这套文丛在一开始策划时就含有的独特意图,我希望通过读者的流通与阅读,能够使这样的编辑意图得到很好的传播,文学的力量就是这样慢慢地产生的。

2009年12月11日于上海黑水斋

目录

舒家兄弟	0
南方的堕落	7
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	3

舒家兄弟

关于香椿树街的故事，已经被我老家的人传奇化了。在南方，有许多这样的街道，狭窄、肮脏，有着坑坑洼洼的麻石路面，谁要是站在临街或者傍河的窗子边，可以窥见家家户户挂在檐下的腊肉，晾晒的衣物，窥见室内坐在饭桌前吃饭的人以及他们一整天的活动。所以我要说的也许不是故事而是某种南方的生活。如此而已。

舒工和舒农是兄弟俩。

涵丽和涵贞是姐妹俩。

而且他们住在同一栋房子里。香椿树街十八号。十

八号是发黑的老楼，上下两层。舒家住楼下，林家住楼上。他们是邻居。十八号的房顶是平的，苫一层黑铁皮。那房顶上伏着一只猫，这是十五年前我站在桥头眺望时留下的印象。

印象中还有那条河。河横贯香椿树街，离十八号的门大约只有一米之距。我的叙述中会重复出现这条河，也许并无意义，我说过这只是印象而已。

舒工是哥哥，舒农是弟弟。

涵丽是姐姐，涵贞是妹妹。

舒家兄弟和林家姐妹的年龄就像人的手指一样有机排列，假如舒农十四岁，涵贞就是十五岁，舒工就是十六岁，涵丽就是十七岁，他们真的像一个人的手指紧紧地并拢着，掰也掰不开。他们是一个人的四根手指，还有一根手指在哪里？

舒农是个畏畏葸葸的男孩。舒农是个黄皮鬼。在香椿树中学的简陋教室里，坐在中间第一排的就是舒农。

他穿着灰卡其布学生装，左右肘下各缀一块规则的补丁，里面是他哥哥穿旧的蓝运动衫，领口上有一条油腻的黑线，香椿树中学的教师们普遍厌恶舒农，因为舒农总是半趴在桌上抠鼻孔，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教师，富有经验的教师知道那不是在听讲。你用教鞭敲他的头顶，舒农会发出碎玻璃一样的尖叫声，他说，“我没讲话！”教师们往往不爱搭理他，他毕竟不是最调皮的学生，但他们受不了舒农阴沉的老年化的眼神，教师就骂舒农，“你这个小阴谋家。”而且，舒农的身上经常散发出一股尿臊味！

舒农十四岁了还经常尿床。这是秘密之一。

起初我们不知道这个秘密，秘密是涵贞泄露出来的，涵贞是个爱吃零食的女孩，她很馋，她偷家里的钱买零食吃。有一天她没偷到，她在糖果店门口犯愁的时候看见舒农拖着书包走过来，涵贞对舒农说：“借我两毛钱！”舒农想从她身边绕过去，但涵贞拉住舒农的书包带子，不让他走，涵贞说：“借不借吧？小气鬼。”舒农说：“我没钱，我身上只有二分钱。”涵贞撇了下嘴，就把

书包带悠起来砸到舒农脸上，涵贞叉着腰对我说：“你们别跟他玩，他这么大还尿床呢，天天要晒被子！”我看见涵贞说完就扭着腰朝学校跑了，舒农捂着脸站在那儿不动弹，他阴沉沉地望着涵贞胖胖的背影，后来他瞟了我一眼，也是阴沉沉的。我真的记得舒农十四岁时的可怕的眼神，活像一个天才的少年囚犯。我对舒农说：“走吧，我不告诉别人。”舒农摇摇头，舒农把手指狠狠地伸进鼻孔，抠了一下两下，他说：“你走吧，我今天不想上学了。”

舒农旷课是经常的事，谁也不奇怪。我猜他是要采取什么行动回报涵贞，这也不奇怪。舒农是有仇必报的人。

第二天涵贞跑到办公室报告老师，说舒农在她的被窝里塞了五只死老鼠，一卷钢丝鬃子，还有十几颗图钉。教师们答应好好训舒农一顿，但是第二天舒农继续旷课没来上学，接着第三天是涵贞母亲丘玉美来了，她带来一碗米饭，让校长用鼻子闻，校长说怎么回事，丘玉美说舒农在我家的饭锅里撒了一泡尿！办公室外面

围了好多人，刚在教室露面的舒农被体育教师提溜进去，扔在墙角上。校长问丘玉美：“他来了，你看怎么处理他？”她就说：“这也好处理。让他自己把碗里的饭咽进去，他就知道该不该干这事了。”校长考虑了几秒钟说好像也是个办法，校长端着那碗饭走过去放到舒农面前。校长说：“你给我吃掉它，让你自食其果吧！”舒农垂着头把手插在裤袋里，玩着一串钥匙，若无其事的样子，校长听见那串钥匙在舒农肮脏的裤袋里叮叮咚咚地响，他被激怒了，我们看见校长突然抓住了舒农的头，舒农的头被摁住往下压，他的嘴贴近了那碗米饭，他下意识地舔了一口，紧接着就像一条小狗一样吼了一声，噗地吐了出来。舒农脸色煞白撞出办公室时，嘴角上还粘着一颗米粒。围观者都哄堂大笑。

那天傍晚我看见舒农在石灰场的乱石堆上晃来晃去，他拖着书包，把枯树枝从垃圾里踢出来，他的脸一如平常萎靡不振。我好像听见他对谁说，“我要操翻林涵贞。”那个声音尖声尖气的，好像一个女孩子对卖糖的人说我要一个糖娃娃一样平淡无奇。“我要操翻丘玉美！”他还说。

有一个男人爬在十八号的楼顶上，远远地看过去他像是在修葺屋顶。那就是舒农的父亲，街上人喊他老舒，我们就喊他老舒好了。我老家的人都认为老舒是个大人物。印象中老舒是个健壮的矮个子男人。他好像是个建筑工或者是管道工。反正他精于各种活计。要是谁家水管漏水电表坏了，女人就说：“去找老舒吧。”老舒其貌不扬，但是香椿树街的女人们都喜欢他。现在看来，老舒是个风流家伙，香椿树街的风流家伙不少，老舒是一个。这是我的观点。

比如现在一群织毛线的女人也看见了十八号楼顶上的老舒，她们会议论有关老舒的风流韵事，说得最多的是老舒和丘玉美怎么样怎么样。我记得有一次走进酱油店时听见打酱油的女人对卖咸菜的女人说，“林家的小姐妹俩都是老舒生的！你看丘玉美那骚样！”酱油店里经常爆出这种奇闻来，吓你一大跳。丘玉美从店外走过，她没听见。

如果相信了女人们的流言蜚语，你看见林涵贞的父亲老林就疑惑了，那么老林是干什么吃的？